

(c)

覺得伊更來得別饒風韻了。伊給我看得不好意思起來，臉上早升起霞來。伊把頭一側，格格的笑道：「你難道是第一天看見我麼？」值得這般把兩隻眼睛的骨溜溜的釘着我，快立起來，和我一同到先施公司去買東西。這時我故意放刁道：「要是去的，你須得和我接一個吻，他聽了低垂雲鬢，羞得得地一聲不語。我知道他已默許了，把嘴唇湊上去，很熱烈地接了一吻。伊了我一眼，微笑了笑，這一笑，不打緊，把我的骨都酥了下來。我道：「毓英，這個光兒可和你出去麼？」他聽了對我笑着，我便也換上了一件簇新的皮，和一件馬褂，接着在臉上搽了些雅霜，他把指兒在面上括了又括，嬌聲道：「羞麼，羞麼，你們男子漢大丈夫，也要搽的麼？」我笑道：「不過搽了一些罷了，你就要括了，可是我們男子搽起來，總不像你們女子搽得白和棺材裏爬出來的一般。」他聽了立刻沉着臉，嬌聲道：「你講怎麼，說到這裏，嗚咽起來了。我自知失言，只得陪了好幾個不是，她才回臉作喜過來，然後我們倆捉對兒先到先施公司去了。」

由巴黎而馬賽，汽車十三小時行程耳，氣候和燠，工商繁盛，余等到此，適值全法博覽會開幕，又值總統巡行殖民地歸來，市民歡迎，傾城而出，升旗結綵，張燈燃炮，如慶新年，總統經過處，警蹕前導，儼然前清帝制，海陸軍警武裝獨立，交通斷絕，三小時，大矣哉，共和國之元首，竟世凱不得專美於前也，歐戰以後，祖國主義，軍國主義，帝國主義，較前尤烈，日最奇者，此輩偏中於世界兩共和先進國，魯大陸之法奧新大陸之美齊驅並駕，異曲同工，皆以發揚國威為惟一之國是，非惟當軸者之政策，幾為全國民之心理，此次全法博覽會，即三主義之表徵也，本國出品甚草率，而殖民地各館，建築陳設，力求美備，當地土著男女人等，尤為出品中之特色，余特注意安南館，其屋宇，器用，飲食，裝飾，文字，無一非中國，而天地祖先之靈位，國恩家慶之匾額，四子五經之教科書，

(未完)